

特稿

再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

王守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现实主义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命题具有内在逻辑的自治性和一致性: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将置于历时和共时坐标系中的生活瞬间视为构成历史和现实的现实内容,而现实主义文学的蕴藉曲折之处也正体现在其呈现的现实中。现实主义文学可被视为生活的审美表现,时代的文化表征。对现实主义文学原理进行体系性建构,可以沿基本概念与批评路径两条轴线展开:一方面是现实、摹仿、真实、虚构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性概念,需要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内进行系统性梳理、辨析,并赋予传统表达以当代阐释;另一方面是认知、伦理、审美、情动、媒介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批评路径,它们为构建现实主义诗学提供了新的论述框架,也使现实主义批评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获得延展。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与批评路径相互嵌合,共同构成其文学原理的基本构型。现实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从单一向复数”的变化,“复数现实主义”揭示出一种视野的拓展和方法论上的转向,被嵌入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其复数性与世界性在全球现实主义景观中得到展现。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原理;基本概念;批评路径;全球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001-12

0 引言

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创作的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于1719年问世,距今已逾300年。作为文艺批评的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见于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①,19世纪

收稿日期:2025-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22&ZD2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守仁,男,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外语教育及现实主义研究。

①席勒在《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一文中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个词:“真现实主义(der wahre Realism)产生令人惬意的效果,不过其来源则欠高贵;假现实主义(der falsche Realism)的来源是可鄙的,不过其影响的腐败性略低。这就是说,真现实主义者虽受自然及其必然性的支配,但支配他的是自然的整体,是它的永恒的、绝对的必然性,而不是它的盲目的、一时的强迫。”见《席勒文集第六卷》,张玉书,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引用格式:王守仁.再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J].外国语文,2026(2):1-12.

先后在法国和英国流传使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一书第二部分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中提及1956年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英语批评术语”出现的一百周年,感叹说“在这一百年里,其历史如此辽阔、复杂而又艰辛”(威廉斯,2019:317)。在随后的70年间,现实主义的历史依然可以用“辽阔”“复杂”和“艰辛”来形容。20世纪60年代,以解构中心、同一性、总体和绝对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界兴起,一批理论家质疑语言的指涉功能,作为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对象的“现实”在“表征危机”中遭到解构,“现实主义过时论”(Lodge, 1971: 4)不绝于耳。世纪之交,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消退,一度被认为陈旧老套的现实主义重新受到关注。英国伦敦大学鲍尔比(Rachel Bowlby)教授在为“布莱克维尔文学与文化指南”系列丛书之一的《现实主义》(2010)文集写的《序言》中如此肯定现实主义的价值:“现实主义作品能够通过展现与我们自以为所知的大相径庭的现实,呈现我们从未目睹或想象过的现实,或是将那些先前看似仅属个人癖好或难以言说的现实变得可被言说,从而触动我们,愉悦我们,或是教育我们。是时候将现实主义重新置于批评视野的舞台中心了。”(Beaumont, 2010: xxi)2021年,魏宁格(Robert Weninger)在《现实主义的景观:比较视野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再思考》第一卷中指出:“现实主义从未真正离开;它有可能曾遭排挤或放逐,被奚落或贬抑,但是……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普遍流行,无所不在,无所不侵,所以,反感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和作家感到有义务去击倒它,或是把它拉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提出了蕴含双重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回归”(the returns of realism):现实主义的“回归”(return)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兴,而作为复数的回归(returns)也表征着“某种投资或风险的回报”(Göttsche, 2021: 687),指向现实主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

研究现实主义确实是一项有“回报”的工作。2023年,笔者著文讨论如何构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对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关现实主义的课题研究提出构想。经过三年的实践探索,对不少相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明了,特别是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视角审视现实主义,获得许多新的发现。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看作复杂的历史时代、生命体验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注意其思想内容的现实关照,对于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纯粹文本论予以纠偏,同时坚持文学本位,关注文本的建构性,从本体论出发,强调文学作为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具有主体能动性,超越机械的文学反映论和被动的反应论。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范式不把文学置于从属地位,也不将其简单看作历史的注脚,而是将作品深嵌于社会—历史语境中,探究文学与周遭环境之间的交互、交叉、交融,捕捉文本中潜藏的社会心理,揭示作家的创作动机、风格特色和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层关联。现实主义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命题具有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和一致性: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将置

于历时和共时坐标系中的生活瞬间视为构成历史和社会的现实内容,而现实主义文学的蕴藉曲折之处也正体现在其表征对象——生活中。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可被视为生活的审美表现、时代的文化表征。过去笔者受文学反映论的熏陶,将创作方法视为“作家艺术地认识现实、反映生活的方法”(刘洋等,2021:16)。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指引下的现实主义理论则有意识地采用“表现”或“表征”生活而不是“反映”生活的表述,对创作方法包含的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段三个要素也进行重新界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指作者所秉持的文学观,即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关联,这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真实,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的作品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或特色的文学;作为具体手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包容并蓄,多种多样,服务于作家表现生活、表征时代的目的。本文撷取现实主义课题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观点,以飨读者。

1 现实主义文学基本概念的当代阐释

聂珍钊指出:“理论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2022:81)概念是人类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构筑单位,界定和阐释现实主义文学基本概念是构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基础性工作。西方文论中的摹仿、现实、真实、虚构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重要术语,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专属概念,任何关于现实主义的探究都离不开这些术语。将摹仿、现实、真实、虚构等基本概念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内进行系统性梳理、辨析,并从中国学者视角出发,在吸纳西方资源的基础上赋予传统表达以新内涵,对其内容进行重构,使其成为建构理论体系必不可缺的基石和立柱,是创新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不二法门。

1.1 摹仿

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体现在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之中,摹仿构成这种联系的核心美学框架,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围绕其展开的持久论辩与探索为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以及丰富的学术给养,是现实主义历久弥新的理论主题。古典时期柏拉图把艺术家视为摹仿理念世界的“摹本”的摹仿者,这种颇为简单的机械式摹仿论经由亚里士多德的扬弃与改造,成为再现式的摹仿论,从而将艺术从其无法效仿的理式中解救出来。尽管摹仿论自18世纪下半叶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遭遇“厄运”,但转机也在“发生论的摹仿”(Novalis, 2024:129)的酝酿中悄然出现,继而在19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见证:一方面,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被以司汤达(Stendhal)、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反复援引,用以说明

艺术创作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但这面在乔治·爱略特眼中“无疑有缺陷”的镜子(Eliot, 1994: 174)已经引入了对摹仿的自觉反思,提示文学创作在映射经验世界的同时具有潜在的能动性;另一方面,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追求的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谓“最高程度的逼真性”也推动着莫泊桑(Henri de Maupassan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实践者不断追问摹仿论的底层逻辑,即文学究竟是对现实世界的映照与复制,还是自有其内在机制、更接近莫泊桑的“幻象”或亨利·詹姆斯追求的“真实感”。当代学者对摹仿的阐释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诗学原点,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西方文学全景视角下重访摹仿概念,将其拓展为一个绵延了两千多年之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体分用”的传统走向“文体混用”的动态过程。利科(Paul Ricoeur)的摹创论(creative mimesis)则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精髓——“情节编排”,以其融合结构主义符号学、诠释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理论建构,打破机械摹仿论中文本与现实对应关系的困境,为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三重摹仿”的阐释路径。在与传统摹仿论的沟通与对话中,一个不断生成、动态而开放的摹仿论推动了20世纪“表征危机”后对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重新认知。

1.2 现实

“现实”概念的内涵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表现提供了理据根基。从其哲学传统来看,“现实”的内涵包含“主观经验性”与“客观自在性”之间的张力: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区分了基于主体认知的“主观现实”与正确把握事物性质的“本质现实”;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形式现实”描述实存之物,把“客观现实”视为理性主体对实存之物的理念化表征;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则认为现实是揭示存在实质与事物规律的“最好的可能世界”;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主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客观现实”无法触达,凸显了“现实”概念的“主观经验性”与“客观自在性”之间的二律背反。进入21世纪,思辨实在论者重审康德以来主导西方哲学界的主客二分法,反对将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视为主体思维的“关联之物”,主张尊重客观现实的本体论地位。在这一哲学背景中,现实主义文学从韦勒克(René Wellek)所说的“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Wellek, 1961: 10)发展到通过多样的文学符码表现超越表征的“实在界”,体现出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技术革命与科学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的小说构建与经验世界相似的“逼真”现实;20世纪初期,聚焦人物意识的“心理现实”小说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应运而生;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各类重构乃至颠覆经验事实的文学作品前置了“语言现实”的审美建构性;当代科幻小说则通过外推构建“或然现实”,基于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重构历史、推想未来,拓展了真实的表达维度。尽管形态多元,但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

关注与坚守,通过不断更新审美手段抵达对现实的持续把握。

1.3 真实

真实是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追求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西方哲学视外部世界的客观本质为“真实”或真理的认识论由来已久,其中柏拉图的理式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可然律为人们把握形而上真实定下基于唯心和唯物的两个方向,并分别在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真理之根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以实践为获得真理唯一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到深化。通过强调主体对外部世界展开的能动感性实践,马克思的唯物真理观打碎主客分裂的形而上真实,并从主体性、超越性、辩证性以及历史性四个层面为人们理解真实打开新的维度。超越性作为真实的内在特征,它源自人们把握外部事物客观本质的认知冲动,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基于感性实践对当前经验现实框架的超越性认识,另一方面则成为推动人们不断探寻事物本质的原初动力,呈现出经验感知与理性反思辩证生成的动态特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真实的路径不断改变: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追求以逼真的细节呈现社会现实,20 世纪以伍尔夫(Viginia Woolf)为代表的意识流写作关注对人物心理现实和主观感受的刻画,而在拉丁美洲诞生的魔幻现实主义则通过对现实的扭曲和夸张来呈现不为人知的神奇现实,中国作家阎连科提出的神实主义更是强调抛弃固有生活的表面逻辑,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2011:181)。在当下建构现实主义文学原理,应回归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实观,认识到文学真实的实质是作者和读者对现实生活基于经验共识建立的契约,作家只有通过求索真实的真诚态度深刻地思考并体悟现实生活,才能不断超越先前的审美与认知框架,揭示超越当前现实表象的本质真实。

1.4 虚构

虚构是文学作品表现现实、通达真实的路径,虚构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现实主义诗学的基本问题。在柏拉图、培根等哲学家看来,虚构意味着虚假与欺骗,是现实与真实的对立面,而在亚里士多德、边沁(Jeremy Bentham)、费英格(Hans Vaihinger)、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学说中,虚构关注可能性是抵达现实的途径,同时包含着想象与现实成分。这种双重性也是文学虚构的特征,在后者中体现为人为的文本世界与社会—历史世界与想象元素的互动:通过“选择、融合和自解”等“虚构化”(伊瑟尔,2003:17)步骤,社会—历史世界进入文学作品并因其符号表征而失去了客观性,而文本世界则摆脱了纯粹的“编造”属性,具备了影射真实的维度。“虚构化”程序模糊了现实的本来面目,现实世界的确定性在文本中变成了潜在性,文本世界变成纯粹的可能性。思考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借助三种视角。首先是与虚构体裁和惯例相关的诗学视角:某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更具现实

指涉意图,而这种意图通过作者选取的文学体裁与惯例体现出来。其次是与虚构用途相关的语用学视角,何为虚构以及虚构程度如何的问题不仅与诗学形式有关,还与读者及其对所处文化环境的接受有关。最后是与虚构世界及其边界相关的语义学视角,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能世界语义学被提出,对虚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在探究作品与真实关系时,语义学视角有助于摆脱机械的反映论与对应说,从可能世界的角度去思考真实问题,将可能世界中为真但偏离现实世界的命题也视作真实,体现出想象与虚构的强大预测与建构能力。虚构不等同于虚假,对虚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现实主义追求真实的方式与途径。

现实主义作品不是被动地摹仿生活,而是通过文学虚构能动地表现现实,力求逼近真实。条分缕析地阐述和分析摹仿、现实、真实、虚构这四个核心概念的流变、内涵和意义,揭示其内在结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彰显了现实主义知识谱系中这些基本要素的独特性,使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在新的理论语境下获得当代阐释,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知识体系大厦的根基。

2 开拓交叉融合的批评路径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立足于摹仿、现实、真实、虚构等内在的基本概念,同时,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它跨越边界,以各种方式连接其他研究领域。认知、伦理、审美、情动、媒介等术语的应用范围宽广,但各自与现实主义形成特殊联系,成为进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路径,也为审视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提供了跨学科的观察视角。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从不是封闭、单一向度的,而是以一种不断吸纳外部理论资源的方式在扩张与深化中发展出多维的批评框架。认知、伦理、审美、情动与媒介等视角为构建现实主义诗学提供了新的论述框架,也使现实主义批评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得到延展。

2.1 认知路径

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真实、呈现现实,与读者身处的周遭现实紧密相关,并提供“真情实事”的信息。认知路径表明,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的呈现并非仅仰赖表征策略,而关联于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复杂的认知机制。经典现实主义传统强调细节、重视具体存在的描写,以视觉性的呈现方式组织经验事实,使读者在可见、可感的语言建构中获得对真实世界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现实主义揭示社会真理的论述奠定了现实主义的认知价值传统;而当代认知文学理论进一步转向意义生成的维度,其核心不再是判断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像现实,而是关注文本如何激活读者的认知图式,使其通过推理、同感、联结与判断在阅读过程中构建或重构对世界的理解结构。现实主义叙事中的细节描绘、时间序列建构、因果结构安排

以及视角组织方式,均可视为影响读者认知加工的形式策略,使文本的真实得以在读者的认知活动中被不断建构。因此,从认知批评角度切入现实主义,不仅能揭示其表征机制的内在逻辑,也能解释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形态如何与认知模式的调整相关,并使认知批评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批评范式。

2.2 伦理路径

如何同外部世界建立和谐关系,从而更好地生活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愿景。伦理因此成为主体同外部世界产生互动的基本方式与表征,与代表善恶等观念的道德意识紧密相关。伦理路径从主体间性与社会关联性出发,强调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参与道德、社会与情感关系的构造。在亚里士多德、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的论述中,知觉经验既是理解他者的基础,也是伦理判断得以生成的前提;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与威廉斯的框架中,主体的知觉结构与世界的存在结构以共在方式形成动态关联,使伦理成为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持续实践。现实主义以对现实处境的严肃书写为根基,其伦理价值不在于提出明确的道德规范,而在于呈现生活处境的复杂性、行动选择的模糊性与人类动机的多重交错性。20世纪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尊重他者“不可简约的他异性”的伦理观冲击下,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经历显著转变:从通过自反性叙述暴露观察的局限性,到通过多重情境、平行现实书写展现他者经验的不可穷尽性,现实主义不仅以开放的叙事结构回应伦理多元性的时代要求,也在有限而积极的伦理书写中使读者意识到伦理责任并非来自一种单向度的规范,而是源自对现实处境的具体承认与对他者生存状态的细致体察。正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基于真切感知并发自诚心的严肃书写使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具有其他文学形式难以比拟的伦理价值与人性温度,伦理因此构成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向度。

2.3 审美路径

审美路径关注现实主义如何选择其表现对象、如何通过审美形式组织经验世界。在荷兰画派等视觉艺术传统中,日常生活成为严肃艺术审美的对象,这一审美转向为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自经典现实主义以来,中产阶级生活、普通人的命运与其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微妙位置构成现实主义的核心审美对象。然而关于何者值得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争论贯穿整个现实主义批评史。卢卡奇(George Lukács)强调文学必须抓住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矛盾与整体运动,反对沉溺于碎片化的经验细节;奥尔巴赫则以《摹仿论》重新肯定日常生活的严肃性,认为现代现实主义正是通过投入平凡细节而展现生活世界的多维结构。当代新物质主义与物理论进一步使那些看似静止、无能动性的物质对象重新获得理论关注,使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物品、空间、环境因素不再是背景性存在,而成为参与叙事

意义生产的一部分,从而拓展审美批评的理论边界。

2.4 情动路径

情动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向度。情动路径凸显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情感、身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与流动。相较于传统情感研究侧重内在心理经验,情动理论强调情感的具身性、跨主体性以及其社会空间中的流动方式。德勒兹(Gilles Deleuze)哲学中的情动概念突出其强度与能量特质,而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与塞奇威克(Eve Sedgwick)的研究则表明情动如何参与身份建构、社会规范与权力结构的形成。回望文学史,情动始终是推动现实主义理解世界的重要力量:从古希腊悲剧对情感净化的构想,到启蒙时期将同情与共情视为道德成长的驱动力,再到现代意识流文学试图捕捉心理流动与瞬息体验,情动不断为现实主义提供理解现实的内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劳动、情绪治理与情动政治等问题日益突出,使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观察情感结构、情绪氛围与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要场域。情动批评连接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呈现跨学科特点,为理解现实主义文学中情感的生产、流动与转化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5 媒介路径

媒介作为传播与生产信息乃至建构现实关系的中介物,具有传播信息与形塑现实的双重作用,因而成为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媒介路径表明现实主义并非一种固定的文类模式,而是一套与媒介结构密切相关的叙述机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人的延伸”(2011:18)的命题指出媒介对现实结构的深刻塑形作用,而现实主义恰是在不同媒介革命之中不断重塑自身:从由印刷媒介构建的理性视觉结构到电影、电视强化的感官经验,再到数字媒介带来的碎片化现实与多维信息流,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呈现策略与审美机制不断发生变化。现实主义不仅记录媒介环境的变迁,也在跨媒介实践中通过吸纳影像、声音、游戏结构与数据逻辑等元素重塑叙述方式,使现实主义逐渐获得跨媒介性,既呈现现实内部媒介关系的动态变化,也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理解“现实”的生成机制。

从认知、伦理、审美、情动与媒介的视角去审视现实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实践的发展流变,可以发现,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现实主义批评理论并未固守一途以应无方,而是保持批评话语的开放性与融合性,与不同研究领域发生交汇,谱绘出自身理论体系图景的多维向度。现实主义各种批评路径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渗透融通,互为支撑,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交叉融合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不断更新其理论工具、扩展其解释范围,并在当代语境中展现出批评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同时,交叉融合的批评路径不仅拓宽了现实主义研究的外延,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构建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提

供了现实可能与理论支撑。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依赖外来理论资源,常被迫在既有范式内开展论述,难以形成具有独立的阐释能力与原创性的话语体系。而交叉融合路径的价值正在于它使研究者不再被动接受既有理论,而是能够基于自主的学术传统、文化立场与现实需求,对外来理论进行主动筛选、批判吸收与再阐释,从而在跨学科知识体系的交汇中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生成机制。

3 呈现全球现实主义的景观

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与批评路径相互嵌合,共同构成其文学原理的基本构型。正如营造法式虽制度严谨,但不拘一格,各构件组合呈现各种形态,现实主义的样貌也逐渐向多样化展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景观。1991年,布洛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基于“语言在本质上无法回避表征现实”的认知,提出了复数形式的现实主义(realisms)的概念(Brooke-Rose, 1991: 222)。各民族国家由于其社会历史状况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以及学术共同体,“复数现实主义”因此需要被嵌入其具体状况中加以体认。

3.1 复数的现实主义

学术史上曾出现试图以限制性方式定义现实主义的努力,但当代批评界愈加意识到,它不宜被框定为一种单一、稳定的文学风格或创作模式,而应被视为一种具有生成性、内在矛盾和重构潜力的复数性实践。早在1995年,加西雷克(Andrzej Gasiorek)在《战后英国小说》(*Post-War British Fiction: Realism and After*)中就注意到英国现实主义“从单一向复数”(From Realism to Realisms)的变化(Gasiorek, 1995: 14),并用复数形式的Realisms作为该书第八章标题。“复数现实主义”并不是指现实主义的不同创作成规或若干离散的文学流派和批评视角的简单并列,而是指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关于现实以及文学如何与现实产生关联的理解方式与阐释模式的差异化和异质性。现实主义呈现出复数形态,既源于现实本身可能性的不断扩展以及相对应的文学模式的革新,也源于批评理论在反思语言、指涉、表征等问题时所引发的现实主义范畴的延展。《剑桥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导论》(*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的作者巴里什(Phillip Barrish)对美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定位并非以“终结”或“断裂”描述,而是强调一种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延展性与分流性。他认为,从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现实主义抵达其创造活力和批评声望的高峰;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对这一传统的拒斥,而是在不同情境中对现实主义冲动的“延伸、转向和扩张”(Barrish, 2011: 199)。现实主义在此后呈现的并非是线性式的继承轨迹,而是由中心向外缘、由经典向实验、由单调向复声的分叉式

生长。现实主义的历史因此变成一个不断裂变、重组、繁衍的体系,其中充满生成性的张力以及层累叠加的语义空间。巴里什的论断不仅适用于美国文学,也为理解全球范围内现实主义的复数形态提供了普遍性的理论框架。2020年,肖恩基勒(Alison Shonkwiler)在她为《牛津文学研究百科》(*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所写的“复数现实主义”条目中从多个角度论证现实主义的多重性:语言与表征的问题、复杂的社会与历史语境对现实主义标准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与其他文学和文化流派的互动。肖恩基勒因此将现实主义视为一个包容这些多样性,且其核心标准常常被质疑与重构的范畴。这意味着现实主义不仅以复数形式存在,而且其复数被讨论与定义。她发现传统现实主义的标准通常包括逼真、翔实的细节描写、心理与社会维度的写实、时代与历史的真实等,但这些标准在当代文学中往往被异化或颠覆。某些作品可能对社会现实作出强烈批判,但在形式上采用断裂、碎片、象征或非线性叙事等形式实验;另一些作品可能集中于内心意识或感知经验,淡化外部社会现实的描写。这些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现实主义标准再定义的多样图谱(Shonkwiler, 2020)。

3.2 世界化的现实主义

“复数现实主义”揭示出一种视野的拓展和方法论上的转向。在现实主义走向复数性的文学过程中,与之相伴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立场逐渐受到质疑。现实主义不断跨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别边界,进入更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学话语体系中,因而“现实主义的世界化”成为理解全球现实主义的重要关键词。《现实主义的景观:比较视野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再思考》第二卷设有专门章节讨论现实主义的“世界化”问题:“要理解现实主义的‘世界化’,首要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是用全球通用的欧洲语言还是非欧洲语言进行表达。事实上,有些作家会使用来自两个或更多语言区域的语言。相反,我们必须考虑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些语言在探索现实主义形式与策略时所表征的经验的文化语境,以及在持续质疑欧洲语言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和经验之中心地位的过程中语言分布所依赖的语言、经济和文化条件。”(Larsen, 2022: 567)“世界化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同质化,而是各地文化在语言、叙事策略、伦理诉求与社会经验的综合层面展开互动时所呈现出的差异化特征。此处“世界化”是认知方式的转换,是对语言使用及其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也是以地方经验反向融入世界文学体系的再定位过程。现实主义因此被嵌入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其复数性与世界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这一全球景观中,英美现实主义作为现代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影响世界文学的理论格局。英美作家与理论家不仅通过丰富的创作实践革新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也在理论反思中不断推进对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解。英国从笛福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乔治·爱略特形成了现实主义深厚传统,美国从豪威尔斯(William Howells)、马克·吐温(Mark Twain)到亨利·詹姆斯构建了影响深远的现实书写范式,现代与当代的批评家如威廉斯、詹姆斯(Frederic Jameso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以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为思想来源,通过“情感结构”“二律背反”“文学事件”等新概念的提出为现实主义开启新的理论方向。与此同时,法国以其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传统,为现实主义研究提供了特别是关于表征、“真实效应”、文类突变等方面的理论话语。俄罗斯以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在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当代新现实主义中形成了跨越百年的演进脉络和精神主体性。德语国家的卢卡奇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创造性地阐述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与介入性功能,当代德语现实主义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否定性诗学和“物性转向”的多重框架下不断重思现实主义的可能性。日本作家和批评家丸山真男、大江健三郎、中上健次和柄谷行人等在反思战争与现代化进程中重构现实主义精神,日本现实主义由此在思想、语言与社会维度上展现出多元化的理论更新。中国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由“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演变,形成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批判体系。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在思想解放与文化反思中复兴,出现直面粗粝现实与人生百态的“新现实主义”。进入新世纪,现实主义研究百花齐放,作家与学者的理论探索使现实主义持续展现出思想深度与时代生命力。

全球现实主义的景观呈现出一种既具历史纵深又具地理广度的复合结构。正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交错结构中,现实主义不断扩展其实践场域,形成一种具有世界文学普遍意义的审美与认知方式。对全球现实主义的呈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现实主义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生成与演进,也构成我们认识世界文学内部张力、差异与共同经验的重要途径。

4 结语

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当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我们一项重要的学术使命,而开展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研究,正是以实际行动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本文论述的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具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特征:基本概念是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基石与立柱,起到奠基性和支撑性作用;批评路径作为观察现实主义的视角,开启现实主义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众多国家的现实主义如百花绽放,各具特色。基本概念和批评路径以多种方式连接,形成榫卯结构,相互咬合,以独特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学术洞见参与重塑关于现实主义以及关于文学与世界之联系的当代阐释框架,构筑一座中国特色现实主义文学原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大厦,矗立在文学原理研究领域,

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 Barrish, Phillip J.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aumont, Matthew. 2010. *A Concise Companion to Realism*[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Brooke-Rose, Christine. 1991. *Stories, Theories and Thing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ot, George. 1994. *Adam Bede*[M]. London: Penguin Books.
- Gasiorek, Andrzej. 1995.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Realism and After*[M]. London: Edward Arnold.
- Göttsche, Dirk, Rosa Mucignat & Robert Weninger. 2021. *Landscapes of Realism: Rethinking Literary Re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ume I: Mapping Realism*[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rson, Svend Erik, Steen Bille Jørgensen & R. Margaret Higonnet. 2022. *Landscapes of Realism: Rethinking Literary Re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ume II: Pathways Through Realism*[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odge, David. 1971. *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Novalis. 2024. *Philosophical, Literary, and Poetic Writings*[M]. Trans. & ed. James R. Rei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onkwiler, Alison. 2020. Realisms[EB/OL]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2025-12-12]. <https://oxfordre.com/search?q=realisms&searchBtn=Search&isQuickSearch=true>.
- Wellek, René. 1961. The Concept of Realism in Literary Scholarship[J]. *Neophilologus* (1): 1-20.
- 刘洋, 王守仁. 2023. 论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构建[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4-24.
- 马歇尔·麦克卢汉. 2011.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聂珍钊. 2022.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创新的跨学科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 79-81.
- 雷蒙德·威廉斯. 2019. 漫长的革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沃尔夫冈·伊瑟尔. 2003. 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M]. 陈定家,汪正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阎连科. 2011. 发现小说[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the Basic Theory of Literary Realism

WANG Shouren

Abstract: Realism aligns itself with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socio-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 inherently logical and consistent way; socio-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gards moments of life positioned within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ordinates as the realistic cont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while the nuances and complexities of literary realism are precisely embodied in its presentation of life. Literary realism can be viewed as an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of life and a cultural signification of eras.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terary realism can unfold along two axes: foundational concepts and critical pathways. On the one hand, key concepts such as reality, mimesis, truth, and fiction specific to literary realism will come under close scrutin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alist theory, and traditional expressions receive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pathways of cognition, ethics, aesthetics, affect, and media provide new discursive narratives for constructing realist poetics, and exten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s of realist criticism. The foundational concepts of realism and its critical pathways are interpenetrated, jointly forming the fundamental configu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terary realism. Over the time, literary realism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realism to realisms”. Realism in plural form reveals an expansion of vision and a methodological shift, deeply embedd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countries, with its pluralistic and worlding features manifested in the landscapes of global realisms.

Key words: realism; basic literary theory; foundational concepts; critical pathways; global realisms

责任编辑:龙丹